

在社会的血脉中

Supernumeraries是主业团中最常见的面孔。

2022年8月22日

像第一批基督徒一样

主业团的「真实历史」

主业团即是主业团里的每一个人

家庭和社会结构

(译注：Supernumerary是已婚成员或希望建立家庭的未婚人士。Numerary是独身成员。)

这一年是公元61年，距离耶稣升天仅仅30年而已，祂托付给祂的门徒一个令他们非常震惊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的喜悦传播到地球最远的角落。不辞千辛万苦，保禄终于抵达了罗马，受到早期基督教团体的欢迎。「保禄在自己租赁的房子里，住了整整两年；凡来见他的，他都接待。他宣讲天主的国，教授主耶稣基督的事，都非常自由，没有人禁止。」（宗28:29-30）这是宗徒大事录中最后一句话。我们多么盼望圣路加能够继续写他的故事，讲述年轻的教会在最初几年是如何拓展的冒险经历。但我们意识到这位圣史已经完成了两项伟大的工作：找寻和收集当时有关耶稣生平的资料，包括了祂的童年；成就了一些早期宗徒所做的类似事项。再说，就算圣路加想把故事继续说下

去，那他又怎么可能把教会从那一刻起的整个过程巨细靡遗地道来呢？

像第一批基督徒一样

如果我们只想调查及叙述初期少数人的生活是可行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已扩展到「城市、岛屿、城镇、村庄、军队、宫殿、参议院、论坛……」各地方。

[1] 有谁能讲述这些样的故事呢？在第二世纪中叶，圣犹思定写道：「任何人类的种族，无论被称为野蛮人或希腊人、或任何其他的名称，没有不是藉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之名向天父奉献祈祷和感恩的。」[2] 一个人怎么可能描述这个过程呢？首先他需要把那广大社群中的普通人如何在生活中，把基督的信仰融入己身，并迫不及待将其传播给周遭的人，讲述出来所有的生平事迹，且将这么多珍贵的信仰见证又如何再传到下一代，然后才随着时间的漫漫长流，终致传到今天的我们手里。

然而，感谢由收集在新约中的书信、教会教父的著作、殉道者的受难记录，以及那个时代非基督徒作者所提供的消息，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对那一段安静的革命时期产生了一些想法。使我们能够瞥见那些与我们非常相似的第一批基督徒团体的日常冒险。在他们身上，信仰、希望和爱德夹杂着怯懦、背叛和沮丧；英雄主义与小肚鸡肠、圣德与罪恶。天主使用这些个人故事的线索来编织教会的生活。「祂利用我们的胜利和失败，编织出美丽的挂毯。」[3]

只有天主才能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他认识在人心里有甚么。」（若2:25）我们可以利用圣咏作者的话，对祂说：「你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你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我何时在暗中构形，我何时在母胎造成，我的骨骸你全知情，我尚在母胎，你已亲眼看见，世人的岁月尚未来到以前，都已全部记录在册表，都已全由你预先定好。」（咏139:13-16）当我们进

入祂的临在，能够阅读天主正谱写着伟大历史时，终于明白了圣神在这么多圣人里面工作的生活，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谈到需要把福音的喜乐带给每个人时，圣施礼华有一次说：「除了初期基督徒所拥有的方子外，我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在灵修生活中，我们始终有着相同的途径。归结说来没有突飞猛进的招数。而是全靠同样的方子：个人圣德！」[4]

主业团的「真实历史」

按照天主的旨意，主业团身为「教会的一小部分」[5] 是在个人失败中，努力忠诚于天主的故事的一小部分。因此，那些试图叙述主业团历史的人都势必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主业团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一座冰山。通常看到的是顶尖，即机构、公司层面，或具有公共角色个人的行为。但看不到冰山的基层：绝大多数人过着平凡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不但不会，且永远不会出现在新闻中：家

庭成员、工作同事和邻人，他们过着普通的生活，并以细微和不惹人注目的方式进行教会的福传行动。这些人的使徒活动远不限于一纸倡议清单而已，而是无法衡量的；这是一个真正『无边无际的浩大海洋』，类似于信仰如何在第一批基督徒中传播开来的模式。

这围绕着友谊、与他人的日常相遇、两友之间面对面的交谈，他们欣赏彼此，并在办公室里分享希望、梦想和悲伤；在辛苦工作一天后放松时；在一场网球比赛结束时；在学校、出租车候客站、医院护士休息室等父母来接孩子的时候...在我们日常遭遇的广阔视野中，一位朋友打开另一位的眼睛，让他看到并意识到我们是天主的孩子以及我们同胞的兄弟姐妹的伟大和喜悦事实。」[6] 正是在这些友谊的相遇中，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时刻、一个接一个的，主业团的真实历史被记载了下来。被召叫加入主业团的人，无论婚姻或独身的圣召，都在

变化万千的情况下为圣德而奋斗，但如需要标记任何人的生活，*supernumeraries*是特别正确恰当的。他们是「主业团大部分的信友」^[7] 因此他们是主业团最常见的面孔。他们在世界之中展开了一场伟大的「圣战总动员」，^[8] 并获得这个大家庭其他信友的支持和加强。

在最初的几年里，主业团里大多数是*numerary*成员，其中一个主因是圣施礼华需要依靠那些身负特殊使命的跟随者，来帮助他透过培育和管理的职务，点燃并维持主业团的火焰。主业团就这样在世界上迈出了第一步，为来自各行各业的众人开辟了一条天主意愿的道路。同时，圣施礼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许多亲近他的人，拥有婚姻的呼召，他也感受到他们有着同样的成圣讯息。因此，当他能够为第一批*supernumeraries*打开主业团之门时，他感到多么的高兴！他们自从主业团创立以来就各在其所，但是要将他们如何纳入教会机构中却未能立

即见真章，然而他总是深信在教会里，他们与其他独身成员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圣施礼华继续将主业团的讯息传递给一些没有独身召唤的人。最后，在1948年1月，在去米兰的旅途中，他意外地发现了解决之道。回到罗马后，他立刻热情洋溢地写道：

「我们将会有超乎寻常而且美丽的惊喜。我主是何等的美善！……祂在为主业团打开一个无边无际的使徒视野...祂打开的渠道是多么广阔和深邃！」[9] 因此，我主在1928年10月2日向他表明的愿望终于成为事实：愿各行各业的众人，以及那些跟随或希望跟随婚姻道路的人，都可以藉由体现主业团的精神，迎接天主的邀请，在世界的核心寻求圣德，并用祂的真理之光普照大地。

主业团即是主业团里的每一个人

在那些supernumeraries中，圣施礼华在接受了前三位结婚成员之后的几

年写道，「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职业和行业。我的这些男男女女的孩子，他们圣化生活中林林总总的情况，各自依照他们在世界上身分和状况，尽力以圆满的圣召寻求基督徒的完美。」[10] 「圣召的圆满」：创办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一点。每一个supernumerary都被召唤让他/她生命中的每一时刻—家庭、工作、休息、社交生活—成为「天主的工作事业」。他们被召唤在一切事物中默观天主，并大胆的回应自己的召唤，

「要敢想敢做。甚至敢对耶稣说，你比玛利德莲还要疯狂地爱祂，比大德兰及小德兰还要更爱祂，比奥思定、道明、方济、依纳爵和沙勿略还要疯狂地爱祂。」[11] 主业团的信友，无论是独身还是有婚姻圣召的，都与那些伟大的圣人一样被召唤；受邀去体现主业团圆满的圣召，而不仅仅是部分的圣召。因此，每位男性或女性supernumerary都可以将真福瓜达露佩的话转变成自己的：「主业团就是我自己，不可能是别的。从第一天开

始，我不但每天都如此清晰地感同身受，而且情感与日俱增，这让我感到多么兴奋！」[12]

这个快乐的事实状况显示了 supernumeraries 的冒险性和责任感。就像耶稣比喻中，从主人那里得到塔冷通的工人，以便使他能与旁人交易谈判（参玛 25:14）一样。那些接受此召唤的人手中也有一份来自天主给世界的礼物。他们并非是其他人任务的合作者。「这应该激励鼓舞我们每个人全然的献上自己，按照天主自永恒中为各人预定的计画向前迈进，那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计画。」[13] 主业团监督在他关于圣召的牧函中指出，supernumeraries 的召唤「不能只局限于去实行一些虔敬的操练、参加培育的活动、参与使徒工作的活动。相反地，它包含了围绕着你们整个的生命，因为你们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是能与天主相遇的某种模式的使徒工作。去承行主的事业，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力行，

通过诸圣的相通功，协助它在全世界落实贯彻。或者，就像我们的创办人用一个写实的短语所提醒我们的，

『借着每个人都是天主的事业，去承行天主的事业。』」[14] 例如在奥罗拉·涅托 (Aurora Nieto) 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清这点，她是主业团中第一位supernumerary。是位「住在萨拉曼卡，有三个小孩的年轻寡妇。为了养家糊口，凭着她的教育学位，同时得从事几份工作。她默默地渴望在世上与年轻人、大学生一起做使徒工作。但她也担心自己的家庭和经济负担，让她无法兼顾使徒工作，但 [圣施礼华]向她保证，在主业团中有她的位置。」[15]

奥罗拉跟一位numerary朋友谈到她与创办人会面的情况：「他告诉我，要怎样待在家中，并且不可忽略孩子，我可以加入主业团。这对我来说似乎难以置信，虽然当我想到与你和中心有些距离时，让我有点难堪，甚至有点害怕自己不能好好地适应施神父要我活出的

特殊精神，但我相信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况且没有发现任何问题。」[16]

圣施礼华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主业团的精神正是体现在「中心之外」，让世界充满活力，在街头、在家中、在社交聚会、在工作中为教会服务……。「我再一次坚持，主业团的圣召是种默观的圣召；那些走在街头的灵魂，满怀基督的爱，并将街道作为他们的密室，且持续在与天主对话。」[17] 自奥罗拉接受了她的圣召最初那一刻起，她深深地明白「在萨拉曼卡，主业团就要靠她了！」

[18]

家庭和社会结构

圣施礼华对于第一个 supernumeraries 的年度课程非常兴奋，并且密切关注。他不仅亲自参与其中，而且投入大量的时间讲道，并与每一位参与者交谈。他们犹记那些日子，彷彿是烈火在他们心中烙下了难忘的回忆。他经常与他们谈论主业

团的精神，清楚地表明是我主上主在呼召他们，要他们每一位像创办人一样充实地体现圣召。其中一位名叫Angel Santos的回忆说，该信息是「圣化我们平凡的工作，寻求充实圆满的基督徒生活。透过我们的内心生活，和履行基督徒的普通职责，从内部来完成圣化世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以自然的心态默观；实践包含我们整个存在的友谊和信心的使徒工作，并将友谊提升到爱德的高峰；成为和平的播种者，把我们生活的所在转化为明亮喜悦的家园。这一切都是严格的个人责任—没有代表任何人的野心，没有任何神职至上的倾向—这是一个成熟平信徒的特征。」[19]

Supernumeraries该当体现身为溶解在世上的盐和酵母，且以之为榜样的特殊使命；与其他的面团没有两样，但赋予其风味和浓稠。圣施礼华将主业团视为「社会血液中的静脉注射剂。」[20]因此，每个人都从自己或轻或重的职位上，成为世界的血液，

他们的使命是为社会结构注入福音的精神，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既然工作是每个男女supernumerary会花一整天大部分的时间来从事的活动，他们的心思自然地会集中在怎样从该职业中汲取所有可能的益处，并填满基督的清新，在极细心地完成这项服务中找到天主。因而，他们经常能冲到专业领域的最前线，指向未来，在圣神的创造力的推动下迈向光明。

同时，对于有结婚圣召的supernumeraries而言，他们的家庭（无论是否有孩子），即成为泵出鲜血的心脏，化他们渴望成圣的首要环境为事实。「在主业团里有supernumerary召唤的人，首先要致力于家庭领域。」主业团监督强调。「这是你们留给社会的遗产。」[21]「在我们生活的众多道路中，」圣若望保禄二世说，「家庭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22]社会的未来是从人在家庭生活中那些年奠定的。无论是信仰教育，还是为公益做出贡献

的人所具美德的培养皆种因于家庭。家庭是在各个领域未来萌芽变化的源泉，包括在工作场所、在家庭中的共同责任、在照顾弱者、在教育各方面。因此，即使隐晦，但各个家庭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忽略的。

「家庭是相遇、分享、走出自我的地方，迎接他人并站在他们身边。『家庭是我们学会爱的第一个场所。』」

[23]

「此外，你被召唤要积极地去影响其他家庭。」范康仁蒙席继续谈到 supernumeraries 的圣召。「特别是藉由协助他们，使他们的家庭生活更基督化，并使青年们能准备好踏上婚姻的道路，让许多年轻人能热衷于组成基督徒家庭。从那些家庭中，将会产生许多有使徒独身的圣召，如天主所意愿的。即使你们是单身或丧偶——当然，或者是没有孩子的夫妇——你们也能视家庭为你们的首要使徒工作，因为无论如何，人们的身心灵总需要一个滋养的家庭环境。」[24]

Supernumerary的圣召是平信徒成熟的标志，在上个世纪，平信徒在教会中的地位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当圣施礼华和真福欧华路抵达罗马为主业团寻求司法管道时，他们被告知他们来得早了一个世纪，特别是在当他们谈到supernumeraries的召唤时。从那时至今，对于平信徒圣召的认知有了很大的进展，然而要体现这一美妙的现实仍是一项挑战、一项激励人心的使命。

主业团的圣召是天主所赐的极大恩宠，为教会贡献出这项使命，正如许多主业团男性或女性的supernumerary信友们生活所见证的那样。其中一些已过世的，他们列圣的过程已经开启。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步骤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他们每天忠于天主之爱的任何举动都不会逃过我们天父的目光。这些爱的行为永不会诉诸文字或电子档案。但

却被记录在唯独重要的一本书中，即天主正在书写的那本生命册里，况且永不会删减。那些目睹这些事迹的人，每天都会像我们一样感谢天主，

「我也举心感谢天主，因有许多在人生这条道路上先我们而去的男女成员以其忠贞，已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见证。」[25]

[1] 戴都良《Apologeticus》37

[2] 圣犹思定《Dialogue with Trypho》117

[3] 方济各，宗座劝谕《生活的基督》198

[4] 圣施礼华，讲道笔记，1964年2月29日

[5] 范康仁《牧函》2017年2月14日，31

[6] José Luis González Gullón & John F. Coverdale, Historia del

Opus Dei, Madrid, Rialp 2021, pp. 594-595

[7] 范康仁《牧函》2020年10月28日, 23

[8] 参圣施礼华《犁痕》962

[9] 圣施礼华《书信》1948年1月18日、1948年1月29日和1948年2月4日。Cited in Luis Cano, “Los primeros supernumerarios del Opus Dei”, *Studia et Documenta*, vol. 12, 2018, pp. 256-257

[10] 圣施礼华《书信29号》10

[11] 圣施礼华《道路》402

[12] 真福瓜达露佩《致圣人的书信》1959年5月28日。2018年出版, 112页

[13] 方济各《你们欢喜踊跃》13

[14] 范康仁《牧函》2020年10月28日, 25

[15] Inmaculada Alva - Mercedes Montero, *El hecho inesperado*, Rialp, Madrid 2021, 194-195页

[16] 同上, 195页

[17] 圣施礼华, 讲道, 1960年10月26日

[18] Inmaculada Alva – Mercedes Montero, *El hecho inesperado*, 195页

[19] Luis Cano, “*Los primeros supernumerarios del Opus Dei*”, 274页

[20] 圣施礼华《主业团超然精神指示》42

[21] 范康仁《牧函》2020年10月28日, 24

[22] 圣若望保禄二世《致家庭信函》
1994年2月2日

[23] 方济各, 讲道, 2022年6月25日

[24] 范康仁《牧函》2020年10月28
日, 24

[25] 范康仁《牧函》2022年3月19
日, 5

Santiago Vigo and David
Bastidas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Zai-She-Hui-De-Xie-Mai-
Zhong/](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Zai-She-Hui-De-Xie-Mai-Zhong/) (2026年1月23日)